

## 【姬屋藏郊】总赖东君主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s://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433427)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433427](https://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433427).

Rating:	<a href="#">Mature</a>
Archive Warning:	<a href="#">Graphic Depictions Of Violence</a> , <a href="#">Major Character Death</a> , <a href="#">Rape/Non-Con</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姬发x殷郊</a> , <a href="#">发郊</a> , <a href="#">姬屋藏郊</a>
Character:	<a href="#">姬发</a> , <a href="#">殷郊</a>
Additional Tags:	<a href="#">双性</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9-30 Words: 22,011 Chapters: 3/3

## 【姬屋藏郊】总赖东君主

by [fuyan](#)

### Summary

双性/强暴/强制口交/射尿/乳夹/处女膜描写预警

“所有人，所有人都想将我作为一件礼物——或者说一种药物，献给新的人皇，压制他不属于人皇的杀气与暴虐，以利天下人，可是难道我死过一次，就不能算一个人了，就只能成为这个天下的垫脚石吗？”

## Chapter 1

殷郊足踏祥云，飘飘荡荡奔向西岐的城郭。

他觉得自己近日出了一些状况，连日来他在起床时都会发觉自己的衣物被水湿了个彻底，然而昆仑山长年白雪皑皑，露水与雨水都无处寻觅，九重天上的仙女又生着一双巧手，织出的天衣别说水痕，就是连针线的缝隙都看不见。

他想不明白这个问题，更甚过想不起自己是前世是怎样死的。所幸沾湿的天衣并不碍着什么事，最多使自己下界襄助武王的路途，被沉重的衣服多耗费些神力。

当殷郊的双足踏上这片被战火与荒草覆盖的土地时，西岐的军士们看到他们的武王总是阴鸷而警惕的双眼像是被精巧的画笔重新点上了色彩，这令人惊讶的改变使他们忽略了一旁姜子牙与姜文焕欲言又止的神情。

殷郊雪白的衣袍被风吹拂起来时还带着昆仑山凛冽的寒气，他向姬发深施一礼，声音清亮，若是被师尊听见，一定会自豪地夸一句果然是他亲手教出来的好徒弟：小神殷郊，奉师尊广成子之命，前来助武王征讨殷商。

话毕轻轻抬眼，接触到武王如鹰隼一般的目光时不觉猛地一怔，一颗心沉沉下坠，他自重活一次，对于前尘往事一片空白，连自己的死因都是师尊与师兄向他叙说的，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位素昧平生的人皇会用这样的眼神看着自己，而自己又如何一见到他也心神激荡至此。

姬发一步步踏下台阶，一双欺霜傲雪的眼睛瞬也不瞬地盯着他，手臂伸过来紧紧钳住他的手：“自朝歌一别，许久不曾见面，孤听闻昆仑风雪苦寒，不知是否摧折了神君？”

殷郊暗暗吃痛，却不好在众人面前拂开他的手，道：“有劳王上记挂，小神自受断头之刑，蒙昆仑十二金仙重塑肉身，现下虽忘却前尘，但身体到底无碍了。”

姬发的手与眼睛仍固执地半刻也没有离开他的身体，殷郊被姬发盯得浑身不自在，心道下山前师尊曾告诉过自己他在西岐有几个故交，可是眼前的人神色不像在看旧友，倒像是一头豺狼，一个意动即刻要将猎物吞入腹中。

姜子牙在一旁本想说点什么，却被杨戬与哪吒一把拽走。

好在武王并没有继续盯着他瞧，而是邀他入自己的营帐，为他倒酒分炙，与他谈起西岐将熟的小麦，摇摇欲坠的殷商王朝，以及他们朝夕相处的八年，当然，是小心翼翼隐去有关身份的叙述。

酒过三巡，殷郊的面上浮起薄红，烛光下看上去如醉玉颓山一般。

“王上恕罪。”殷郊面带憾色，眉头深深皱起：“师尊说我虽肉身被修补回来，但是记忆不会回来得很快，王上说的事情，小神已然忘记了。”

因怕他像其他人一样替自己难过，又补充道：“但师尊说，方外之人，前尘往事反而是束缚，不记得了也好。”

武王的漆黑的眼睛隔着灯火又直直地盯过来，殷郊心中发毛，不知因何，他对这位素昧平生的武王很是亲切，又有些畏惧。

而武王只是微笑着，又为他倒上一杯酒，殷郊连连摆手道：“我不能再喝了，武王为小神斟酒已是不妥，若我醉酒，恐回昆仑师尊要责罚我在人皇面前失态。”

姬发将“回昆仑”三字思量又思量，最终按下不发，只笑道：“难道昆仑清规戒律严苛至此，致使神君连从前酒量的一半都承受不住了？”

殷郊惭色：“不想王上连这些细枝末节都记得。”

姬发的心像被锋利的鬼侯剑刺了一剑，幽暗不明的眼睛盯着他看了又看，最终认命地叹了口气，一把将他的衣袖扯过来，重重地亲吻上他的嘴唇，酒香冲过柔韧的嘴唇扑面而来，将他撞了个头昏目眩，他喘着气从猝不及防地亲吻中抽身，还没来得及说句话就被连人带凳子一块推翻在营帐厚实的地毯上。

“王上？”殷郊于震惊中将姬发推开，却不想连手腕都被按住，君王的嘴唇又落在他的脖子上，麻而痒的触感让他惊喘一声，姬发一边舔舐他的脖颈一边含糊不清地示弱：“神君别反抗，也别将法相放出来，姬发肉体凡胎，吃不住神威，若是弄伤，仙尊处恐怕不好交代。”

殷郊即将挥出去的掌风险险停下了，只是姬发的唇舌折磨完脖颈又沿着敞开的衣襟往胸腹处探索，到底将他吓了一跳，师尊命他前来是助武王伐纣的，而看上去端整威严的人皇第一次见面就拽着自己行雨云之事，难道自己于昆仑养伤这段时间，人间的风气已放浪至此？

“王上停下，我有话要说！”神女织出的无缝天衣眼见着被褪到腰间，殷郊到底是没忍住喊了停，“师尊遣我来是相助王上伐纣的，却不曾说过是这般……王上是否错会了意思？”

姬发终于露出了难得的笑意“如何错会了？神君上昆仑前已与孤告祭先祖，结为鸳鸯，不想神君遭杀身之祸，死而复生却将孤忘得干干净净，如今失而复得，欲与神君行云雨之事，神君却反说孤会错了意思，空负了孤倾慕之心。”

殷郊半敞着衣裳足足愣住了半晌，好一阵才回过神，结结巴巴地反问道：“你真没骗我？我与你曾是夫妻？可是我竟没半点印象！且师尊也不曾提过！”

武王垂头致志解他的腰带：“无妨，尚父说了，神君记忆混沌未开，若是经事多了便也都记起来了，孤不只为解肉欲相思之苦，更为了神君早日洞开。”

殷郊半信半疑，但还是本能将自己的腰带抢回来：“王上说得有理，然而……”姬发剥笋衣一般剥去他的衣物：“然而什么，你疑我骗你，还是不愿与我亲近？仙尊命你助我伐纣，现下王上情思焦渴，神君既为臣子，为王上疏解难道不是职责？你我既为君臣又为夫妻，如何推辞得过。”

殷郊被扶着背慢慢躺到在营帐的地毯上，努力想出多一点的话来阻止这场突如其来的欢好，

姬发分开他的腿摸他的腿心，却触到一手的湿软，他借着烛火俯下身细看，猛地愣住，“你……”

姬发有所不知，昆仑十二金仙合力施救殷郊时，却探到一股淫邪之气在太子殿下的四肢百骸内流窜不息，姜子牙含混不清道出原委，原是太子殿下提剑斩狐之时，被妖狐划伤，妖气侵体，虽有姬发人皇之气为他压制一二，到底是杯水车薪，不得已十二金仙在他下体破开一道口子，将妖狐淫邪之气逼出体内，又为他重塑肉身，这才保下他一条性命。

殷郊失了记忆，只道这条肉乎乎的细缝是他生来就长的，至于姬发，对此更是懵然不知，甫一拽掉他的褻裤，映入眼帘这么一处温柔窟，一时都不知先惊讶还是先起色欲之心。

殷郊试图把腿从他的手里抽出来，急急往外爬，姬发定了定心神，捏住他丰润的大腿，将他拽回来，凑到双腿之间一口吮住那颗沾湿的蒂珠。

殷郊不说话了。

自他死而复生，常觉体内气血涌动，翻搅不息，热流涓涓不断往下体汇聚，烫得会阴处突突伏动，以指去探，触到下身小口潮热湿黏，伸在小口外的蕊珠更是红肿涨突，伸手去揉它，不过几下那窄缝便又淌出热液，更让他焦渴难捱，急急将手指向里探，然而那甬道窄小，他身体又紧紧绷住，连半个指节都没挤进去，便吃痛将手撤回来，而身体的空虚仍旧持续地折磨他，使他辗转难眠。

他自然知道自己这样不对劲，然而昆仑山上的修道之人个个出世离尘，殷郊实在不知如何开口说出自己身体的异样，每每被体内的热流折磨时，只得屏息打坐，强行将体内的躁动压抑下。

直到今日被凡间的君王猝不及防地推倒剥去了衣服，姬发吮上腿心流水的肉珠时，殷郊咬住了手腕才没让自己叫出声来，姬发的舌头甚至烫过下体连日躁动不安的软肉，衔住自己脆弱的蒂珠温柔地舔舐，抵住最柔软的皮肉扫荡不息，空虚不安的肉珠在他柔软湿热的唇舌间变得肿胀、颤抖。

殷郊眼前天花直坠，浑身的观感仿佛都聚在了下身那一处小小的敏感点，随着姬发舌头翻搅的动作而战栗、翻腾，那多出来的窄缝更不消说，流着水翕动不止，蹭着姬发下巴微微冒出的胡茬，明明该是痛的，他却只感受到些许微微的痒意，铺天盖地而来的是即将被填满的雀跃不息。

似乎是感受到这道细缝的焦渴，姬发亦用舌头柔情蜜意地抚慰着它，它痴痴流着水，舌头试图插进来时却紧绷着阻止它的进入，好在连固若金汤的城墙都无法阻挡武王的进入，何况是一条细嫩的小缝。

姬发执意地将舌头往里钻，将急切地挤过来阻挡它的内壁视若无物，竟生生舔开了一个入口，细缝的主人暗骂一声，既然这样没有出息，怎么自己想要进入的时候硬是城门紧闭，想必是见了人皇先自矮了三分，先背弃了自己这个主人。

殷郊于窒息般的满足与快感中努力找回神智，因泪水而模糊的眼睛只能见到姬发埋在他腿间蠢动不息的头，他知道不能再让姬发继续动作下去了，否则接下来的事情绝对是不可控的——虽然以他因失忆而空白的头脑，也说不清到底是怎么个不可控法。他费力地抬起腰，伸手去推姬发的头，姬发与舌间红涨涨热突突的肉珠正游戏得不可开交，甫一受到干扰自是不快，伸出牙齿往这块脆弱不堪的皮肉上轻轻咬了一口。

殷郊猛地一颤，腰软筋麻，躺回了地毯，而才因主人的妄动被咬了一口的肉珠却因着着细微的痛感兴奋得不可抑制，在姬发烫热、颤动不止的舌头上痛痛快快地将自己交代了出去。

情欲被短暂满足后的殷郊双眼失神地躺在地上，姬发于他的腿间抬起头来，目光灼灼地看着他，只是下巴被他涌出的水沾湿，看上去十分不像话，殷郊看了一眼便面色血红，说不出话来。

姬发趴到他的身体上强行与他对视，殷郊不去看他，突觉腿间一热，原是姬发解了自己的衣服，将早已蓄势待发的阴茎抵住了他下身流水不止的入口，殷郊心中哀叹一声，认命地闭上眼，罢了罢了，自己从昆仑山腾云驾雾而来，因沾湿的衣服本就耗费了相当的神力，想要抵挡他不是一样容易的事，他若奋力挣扎自然不至于逃脱不掉，然而凡人肉体凡胎，他若是轻举妄动，将他碰伤一星半点，于伐纣大业也是天崩地裂的事。

更何况...刚才激烈地登上顶峰确实让他销魂蚀骨，若让他此时将他推得远远的，他扪心自问自己是做不到，可惜今后他若再躁动不安，恐怕便不是念决能轻易压制得住的了。

姬发将自己已然饱胀的器官抵在两片软肉间慢慢往深处挤，才不过进入半分，却触碰到一层薄薄的膜，姬发少年时曾悄悄读过风月之书，知道这是寻常妇人才有的，代表不曾有人

进入过这处幽秘之处。姬发头脑中“嗡”的一声，体内滚烫的血液呼呼往下身奔涌，他顾不得温存，长驱直入挺入他的身体，顶破了脆弱的膜。

殷郊哀嚎一声，指甲划破他的后背：“痛！”

下身有水液往外涌，他分不清是血液还是爱液，但肯定是流血了，被神仙强行破开的地方一朝有庞然大物气势汹汹的闯入，不由得他不痛。

姬发却像是没听到他的叫声，一边继续将自己往深处挤，一边去吃他的乳房，殷郊的胸乳生得丰满，也比常人敏感，姬发舔了一口他便呻吟一声，丝丝缕缕的痒意从漫天的钝痛中破土而出攀附上他的身体，他淌着眼泪，呼痛声渐渐地小了下去。

到底体谅他初承雨露，姬发做到一半也就将自己抽出来了，温存地将他抱到榻上，殷郊双目失神地躺在床上，满脸写着“半死不活”，姬发笑着拍拍他的脸：“真这么痛？”

殷郊忍住抬脚踢他的冲动：“疼的又不是你！”说完又忍不住好奇道：“我们之前也行这般事么？可方才你这样对我，我实在一点熟悉的感觉都没有。”

姬发带着笑意的眼睛看向他：“你真的想知道？”他从他的身体中抽出的阴茎还精神奕奕地抬着头，上面还挂着自己身体里流出的血水与情动时流出的水液。

殷郊心中警铃大作，连忙道：“不不不，我也不是那么想知道。”话音刚落，姬发猛地压上来，手指抹了他穴口的水，直直进入他的后穴，殷郊双腿不停扑腾，姬发却起了坏心，伸手捏住了饱胀的会阴，他的阴蒂才被磨肿，吃不消再被这般挤压，软了声音：“啊……王上饶我。”姬发继续用手指在后穴探索，在触到一块突起时笑了笑，直直按了上去。

殷郊地高叫一声，前头竟颤颤地翘了起来，一时腰软骨酥。姬发乘胜追击，将自己还兴奋不止的阴茎一气送进了殷郊的身体，殷郊后头一时饱胀难言，却没有方才被破了处子之身时撕裂般的痛苦，姬发的阴茎在他体内攻城略地，坚硬的器官进出时狠狠在他的敏感处厮磨，殷郊被这磨人的快感折磨得面酣耳热，双眼翻白，几乎要晕厥过去。

姬发从背后贴过来把玩他的乳房，一面咬他的耳垂一面问道：“可受用么？”脆弱的腺体这样被反复厮磨，他实在空不出脑子说多余的话，只得胡乱应答，姬发越发兴致勃勃，带着体液的阴茎在他的内壁大肆挞伐，得了趣的肠肉缠绵地吸附上来，收缩着讨好着威风凛凛的器官，一时间营帐内水声滋滋，淫声四起。

殷郊此时开始恨起自己为什么有这么一具高大结实的身體了，乳房与屁股都饱满得过分，在床第间便成了天生被褻玩的器官，他的屁股夹着姬发的阴茎，被干得啪啪作响，臀瓣被不断的进出拍得赤红，乳房更不消说，随着身体的起伏也晃动不止，尖硬的乳尖被手指与唇舌轮番褻玩，已肿胀不堪，偶尔磨上床榻，痒意便传入四肢百骸，让他哀叫出声，又怕营帐外有人路过，只得以手背压住嘴唇。

一场欢爱进行得太过激烈，等到姬发食饱饕足，将浓白的精液射进他的屁股，殷郊已翻着白眼昏厥了过去，他穿着粗气倒在了殷郊的身体上，他结实的、饱满的身体像一个天然的垫子，他趴在上面，仿佛世间之事都不足以与他为难，包括那些日日惊扰他的噩梦。

殷郊昏迷过去的意识感受到身上有沉沉的东西压着自己，带着薄茧的手在他酸软的身体上疼惜地抚摸，他本想将他推开，但实在是累过了头，还没动一动手指便一头栽入了黑甜的梦乡。

一夜好眠，他做了一个朦朦胧胧的梦，在梦里，在排排庄严的灵位前，殷郊跪在地上，不着寸缕，姬发披盔戴甲，绳子缠绕着捆住他的身体，本就饱满的身体被绳子一勒，更是活色生香，梦里他身体滚烫，看向姬发的眼睛里充满了空虚与焦渴，他请求、引诱着姬发，最终姬发带着满身冰凉的盔甲将他压在同样冰凉的地板上，寒意却让他满足到呻吟出声，

姬发柔软的嘴唇附过来亲吻他，带着疯狂的喜悦与情欲，珍而重之地唤他：“殿下。”

他还没来得及问他为什么这样称呼他，无边的空洞便蔓延而来，最后将这碎片般的梦吞噬于一片空白之中。

姬发在众将士们疑惑的目光中日日带着他在西岐的驻地奔走，或排兵布阵，或斗酒纵马，殷郊曾错觉姬发看自己像是一只被握住的风筝，时常怕他一松手自己就会飞走了。殷郊曾向内侍戏言，难道姬发从前也是这般拘束的自己么，亏得自己从前也受得了他。

姜文焕抱着琴走到门口，闻听此言，沉沉叹了口气。殷郊欢喜地上前迎接他：“有劳姜将军为我寻琴。”目光在触到琴身时，却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为什么这架琴多了两根丝弦？”

姜将军呆呆道：“西岐境内的琴如今都是七弦。”

殷郊遗憾道：“我从前弹惯了五弦琴，恐怕不能习惯。”

一旁的内侍插嘴道：“如今时移势易，总须适应它。”

殷郊抱着崭新的七弦琴，一时沉默无言，自昆仑山上死而复生后，便如影随形的迷茫与空洞如附骨之蛆一般黏上他的思绪。

他重活一遭，本以为抛却前尘于他学艺是适逢其会，然而当人生的空白提醒着他与这个天下格格不入时，他还是会感慨，还是做一个拥有完整记忆的健全的人好。

所幸有姬发，他待他就像天下难寻的至宝，生怕让他受一星半点的痛苦，因此他从不让他上战场，即使自己曾在三军面前唤出法相，展示自己拥有的仙术是多么神通广大，必会使武王攻城略地的进程如虎添翼。

姬发仍然固执地拒绝着他，春潮般的眼睛长久凝视着他颈间的红痕，看着那双无限哀愁的眼睛，殷郊便不忍心再对他提出任何要求，笑着安慰他，他既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死的，更不记得身首异处的痛苦，因此不必为他伤怀，姬发将头埋入他的怀抱中，轻轻亲吻他愈合的伤口，小心翼翼像是怕他的头颅再次带着一腔鲜血滚落到他的面前一样。

他是爱我的，即使对我的爱未必比得上对君临天下的渴求，即使我已经忘记了他，但他依然是爱我的。这个认知让殷郊像昆仑的天空一样空荡荡的心像是被什么无形的，但是温暖的东西填满，他用坚实的臂膀用力将他紧拥。

## Chapter 2

姬发带着殷郊去巡视军旅，却不想有一军士在看清他的脸后惊呼出声：“殷郊？”

殷郊诧异，据师尊所说，自己身死前长居朝歌，甫一听到有人用见到旧识的声音叫他的名字，反而有些不习惯：“你认得我？”

叫他的人惊惧得像是见到了鬼，汗如雨下，喃喃道：“怎么会是你？”

殷郊想要上前去问个究竟，却见小兵在姬发冷峻的目光中飞速远走了，军中其他将士慌忙下跪请罪，口称死罪，眼睛却忍不住探索着他。

殷郊心中被浓密的乌云笼罩，自来到西岐后便如影随形的彷徨与迷茫将他包裹得透不过气，他望向姬发，姬发只抓住他的手：“只是你生得与殷商的一个将军有些像，他们一时错认了人。”

殷郊摇头：“可是……”可是他叫出了我的名字。

他还想开口说些什么，却在姬发沉静如水的目光中咽下了自己的话。

西岐与殷商军队连番苦战，四大天王与杨戬哪吒缠斗不休，殷郊本想前去助阵，却被从南伯侯驻地赶回的姜子牙慌忙拦下，殷郊一头雾水。

姜子牙耐心解释，战场刀枪无眼，神君修行尚浅，若是受了伤，恐难向武王交代。

殷郊百思不解：“尚父此言差矣，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必将我看得如此金尊玉贵。”

姜子牙沉默半晌，叹气道：“其中缘由，一时难以分说，总而言之，战场之事，将军还是越少参与越好，免使王上忧心。”

殷郊的嘴唇微微颤抖：“是王上不想让我参与，还是尚父与众将士们不愿让我参与？”

他虽失了记忆，但并非完全不懂人情，自那日无名的小兵叫出他的名字后，于军中行走，人人见他皆恭恭敬敬，然而看着他们的目光，殷郊心中却无来由地发冷，他是神尊广成子的徒弟，又是伐纣的战力，可为什么，每个人的眼睛里都看不到笑意，反而充满了警惕与恐惧？他悄悄去寻找那名小兵，他却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即使是真的傻子，也该知道这其中必有蹊跷。

姜子牙一时哑口无言，殷郊的目光太过纯净，他竟不知该说些什么。

告诉他军中士兵不愿意让这位前朝的太子亲临战场？告诉他他死而复生，第一个想要在他身上动歪心思的就是对面他万人之上的父亲？告诉他若是他再一次遭受杀身之祸，恐怕姬发那颗心将支离破碎，到那时这眼看着高楼将起的天下又将土崩瓦解？

甩掉饕餮后，他奔往西岐拜访西伯侯与姬发，稚嫩的少年昏迷未醒，衣襟上还沾着与崇应彪在黄河波涛边缠斗时的鲜血，在昏昏沉沉的梦里发出嘶哑的悲鸣与哀泣，姬昌心碎欲绝，紧紧抱住他痛苦而孱弱的孩子，姬发于父亲的怀抱中睁开血一样的眸子，含糊不清地发誓：“父亲，殷寿...我一定会杀了他！”

年轻的人皇在攻城略地的过程中以近乎残忍的方式惩罚着殷商的军队与将士，滚滚的人头被割下来，筑成高台。

献祭给他中道夭折的爱人，给他一语不发的兄长，给他在谎言中浸泡着的、满目疮痍的人生前二十年。

姜子牙心惊胆战。

他是一柄陵劲淬砺的剑，数年蛰伏于黑暗的剑鞘中，因着剑鞘温暖舒适，他亦贪恋其中，但若一朝剑鞘四分五裂，他会成为比鬼侯更加嗜血的兵刃

谁说救这天下人于水火的利剑，不会也是割断他们头颅的凶器呢？

不幸中的万幸，这个世界上还有殷郊，忘却前尘，忘记自己体内还流着殷商鲜血的殷郊。

他像一场春雨，飘入西岐干涸的土地，使得这里再度充满勃勃的生机，让天下人免于失控的恐惧。

姜子牙沉默良久，讷讷笑道“神君文韬武略，待到四海升平，还怕不能为国尽忠吗？”

殷郊眼中沁出泪来：“尚父，你也不肯……”

帐外突然响起的尖锐的号角声打断了两人的对话，姜子牙逃也似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徒留殷郊像是坠在了一张天罗地网中，眼见绳索日益绞紧，只待勒住他的喉咙便要结果了他的性命，他心中知道自己恐怕走上了什么错误的道路，混沌的头脑却固执地阻拦他理清思绪。

姜子牙被匆匆唤去后不到一个时辰，忽有人掀帐而入，殷郊背对着门，以为是姬发：“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回答他的声音却不是姬发的，来人嗤笑道：“殿下虽处西岐军中，却十分自在。”

殷郊闻声而起，抽出铮铮作响的鬼侯剑：“何人！”

来人身着玄色道袍，粗头乱发，鸷鸟一般的眼睛与眼神却依然盯得他惴惴不安，他哈哈大笑道：“臣听闻殿下死而复生，故涉险前来探望。”

殷郊迟疑道：“你称我为殿下？”

申公豹的笑意不减：“在朝歌，每个人都称您为殿下，冀州之战后凯旋，您曾骑在高头大马上进入城中，威仪棣棣，即使是臣也过目不忘，难道西岐不曾有人为殿下说过这些？”

姬发从来不和他说明这些，他与他回忆起二人的从前总是含糊其辞，连自己的死因也语焉不详，无非是行事鲁莽得罪了君王，天威震怒，致使他身首异处，西岐的少主拼死也无力回天，当说起这些时，姬发总会将他抱得非常紧，仿佛要将他紧紧箍住让他插翅也难逃一样，这时的殷郊会产生错觉，比起缺失的记忆中杀人如麻的纣王，此时的姬发反而更让他心生畏惧。

看着沉默无言的殷郊，申公豹笑得更加放肆，好像忘了自己此刻身处敌营：“殿下愿意同贫道回一趟朝歌么？那里是殿下的故土，殿下理应回去看看。”

殷郊下意识地摇头：“我初来乍到，未立寸功，军士们本就心存疑虑，我若再随你去朝歌，恐怕……”

申公豹察言观色，知道自己此行的目的已是很有把握：“西岐军士不信任曾是殷商人的殿下吗？那殿下更应该同臣离开一趟，臣相信殿下会记起从前的事的，到那时或去或留，全凭殿下心愿。殿下被重塑了仙体，更有无坚不摧的法器傍身，难道臣还能左右您吗？”

殷郊呆呆地听着申公豹的话，良久，轻轻点头，释出法相，顷刻间奔袭千里，耳畔有风声呼啸而过，像数千年前衰戚的骨笛呜咽不息，殷郊沉默地闭上双眼，只觉得天地仿佛都离自己远去了。



殷郊叛逃的消息传来时，姬发的神色平静得仿佛令官只是在告诉他西岐的小麦熟了，只有姜子牙低垂着头，时不时看一眼武王的脸色，思来想去，上前进言：“臣曾听闻殷商有一口永池，可洗去人的记忆，殷寿与闻仲用它控制了许多人，殿下...殷郊他只是被下作手段利用了。不过西岐人才济济，太子殿下就算有三头六臂与所受法宝，也难敌杨戬与哪吒神通广大，王上不必忧心。”

姬发沉默无言，他的眼睛像黑漆漆的潭底，良久，才挥了挥手吩咐随从将姜子牙带回营帐休息，姜子牙心有戚戚地观察他的神色，见他依然是古井无波的样子，始终悬着的一颗心却继续被高高吊起。

昆仑派下的帮手投了敌，战争还是要继续，武王的疯狂以一种隐秘悄然的方式发泄在这片土地上，大军所过之处，尸横遍野，流血漂杵。

姜子牙意识到自己的愁虑绝非空穴来风，姬发那在朝歌八年日月中滋养出的勇剽与机敏，混合着一朝树倒根摧的暴虐和愤怒，像一柄暴戾恣睢的剑，明晃晃地悬在这个新生王朝的上空，无论亲人还是敌人，都心惊肉跳，惊恐它将所有人刺个对穿的那一刻。

现在这柄剑坠了下来，因为不回头地离去的，他失而复得的爱人。

再一次见到殷郊是在城墙上，殷郊穿着一身白衣，双目紧闭，头发散乱地垂下来，手中掐住了法诀，蓝肤红发的法相将自己定作了阵眼，挥舞着三头六臂，擎着翻天印，颇有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气势。

杨戬与哪吒苦战四大天王，一时战场竟无人可挫殷郊锋锐。姜子牙遥遥一指，沉吟道：“王上，您看此事……”

姬发沉默地取过弓弦，弓开如满月，直指阵眼中杀气腾腾的殷郊法相，姜子牙见他瞄准了殷郊的左眼，到底有些不忍：“王上须想清楚，这一箭射出，便再也不能回头了。”

话音刚落，弓箭如流星般飞溅出去，贯穿了法相的左眼，那巨人发出凄厉的惨叫，顷刻间烟消云散，城头殷郊紧闭的眼睛喷溅出猩红的血，他捂住眼睛仰面倒下，沙场将士无心恋战，匆匆鸣金收兵，周军气势大振，杀声震天，战鼓雷鸣，不过顷刻之间，形势天翻地覆。

姜子牙像是也被那支箭射中，他知道自己的谎言只是没有被揭穿，但不代表被取信，他转头去看姬发，却见他依然维持着张弓搭箭的姿势。

有泪水滚滚从他眼眶中涌出：“尚父，是他不肯回头，我为他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他拼着玉石俱焚杀死杀他的凶手，为他倾覆江山，为他日日夜夜噩梦连绵。他难道没有动容过吗？难道他的心是石头做的？”

那些缠绕他的往事如支支利箭，从遥远的时空激射而来，朝歌地牢中父亲披头跣足的身影，雪龙驹旁兄长含泪的眼睛，浩荡黄河边崇应彪倒下前疯狂的笑声，此刻冲破噩梦在青天白日将他包围，使他一时间恨不能将殷郊被射下的眼睛挖出来吞到肚里，让他看看他的心，再看看自己的良心，究竟是哪坏了居然这样对他。

姜子牙徒劳地安慰他：“殿下只是一时没有想清楚。”

“无妨。”姬发的眼泪像朝歌秋日的雨水：“他想不想清楚，我都不会让他有机会离开我。”

于是昆仑神君的天衣再次被武王噩梦中的眼泪沾湿，只是这时的他已经完全无暇顾及这些细枝末节，周军兵临城下，邓禅玉倒戈向西岐，四大天王被杨戬与哪吒杀得毫无还手之力，他不得不带着自己未愈合的左眼在朝歌城内东奔西走，迎接着城内民众惊讶的眼神。

毕竟天潢贵胄的脸上却带着属于奴隶的标记，总会让本就惶恐不安的殷商子民猜测他们最

后的城池是否行将土崩瓦解。

只有很少的时间，殷郊会挟着自己的五弦琴来到旧日母亲的寝宫，姜王后已经去世多年，从前侍奉的宫女也风流云散，只有中庭的梨花照样色如白雪，他闭目坐在卷云堆雪的树下，将琴弦拨响。

伯夷觉得自己来得不是时候，他是来辞行的，只是太子殿下哀愁的眉眼像是载不起更多的别离。

他也坐在梨树下静静听殷郊的琴声，乐声哀婉绵长，像是能被轻柔的风卷去吹拂到朝歌每个人的耳朵里，使他们也如伯夷一样流下哀戚的泪水。

“臣有时候会这样想，或许生在尧天舜日也是人的一种运气。”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眯起了双眼，像是沉入久远的回忆中，“臣之侍君，如仰日月。子之事父，如敬昊天。生在清平时节，这样孤注一掷的感情不必担忧被辜负。而臣就比较不幸，生在一个大厦将倾的王朝，更愚蠢的是，臣依然不准备抛弃这样的感情。”

他对着走入门的叔齐露出明亮的笑容：“就如同，臣疼惜自己的弟弟，固然是因为他不慕权力地敬爱着老臣，可他若是为了权力挥剑相向，难道臣当真能同样将他视为仇敌吗？”

“社稷的倾覆既然无可挽回，还望殿下珍重自身。”这是伯夷临走前给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他牵着同样行将就木的弟弟的手慢慢离开朝歌，用嘶哑的嗓音高声唱道：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

叔齐亦用衰弱的歌声唱和：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吾适安归矣？

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望着他们蹒跚远去的背影，殷郊竟油然生出艳羡之情。

伯夷还不知道几百年后的诗人会将他比作受命不迁、根固难徙的橘树，此时的伯夷只是坦诚地追随着内心所愿，与血脉相连的弟弟，将自己的满腔热血埋在首阳山苍翠的树木之下。

即使有神通广大的妖狐与各路能人异士相助，朝歌到底还是破了。

殷郊仓皇出逃，西岐的军队前来阻拦，他举起翻天印打将过去，却见姜子牙急展聚仙旗，此乃瑶池之宝，只见氤氲遍地，一派异香，笼罩上面，翻天印不得下来。姜子牙见此旗有无穷大法，翻天印当作飞灰。姜子牙把打神鞭祭起来打殷郊。殷郊着忙，抽身逃走。燃灯远见殷郊走入坎地，发一雷声，四方呐喊，锣鼓齐鸣，杀声大振。

殷郊催马向北而走。四面追赶，把殷郊赶得无路可投，往前行山径越窄。殷郊下马步行，又闻后面追兵甚急，对天祝曰：“若父王还有天下之福，便使我用翻天印将此山打一条路径而出，成汤社稷还存；如打不开，吾今休矣。”

言罢，把翻天印打去。只见响一声，将山打出一条路来。殷郊欣喜道：“成汤天下还不能绝。”便往山路就走。只听得一声炮响，两山头俱是周兵卷上山顶来，后面又有燃灯道人赶来。殷郊见左右前后俱是姜子牙人马，料不能脱得此难，忙借土遁，往上就走。殷郊的头

方冒出山尖，燃灯道人使用手一合，二山头一挤，将殷郊的身子夹在山内，头在山外。

杨戬飞身上来，三尖两刃刀直指他的脖颈，见到他颈间冒血的红痕，到底迟疑了，殷郊见他迟迟不下手，哀声道：“师兄何必手软，我下山前曾发下毒誓，师兄就算不杀我，我也必然不得善终，何不在此给我个痛快！”

说话间姬发、姜子牙、哪吒一行人急行上山，姬发拦下杨戬的刀：“真君且住，殷郊现今为我军俘虏，自当被我带回西岐。”

姜子牙听他如此说，厉声道：“王上谨言！殷郊既是纣王储君，又曾立誓若背周投商，愿受犁厄之刑，现今已然擒住他，必将处刑以告慰天下，王上不可一时心软轻纵了他！”

姬发却滚鞍下马，跪在他面前：“尚父，我求你，将他将他还给我。”

姜子牙怔怔的看着他，这位使千军万马闻风丧胆的天下共主一时间竟像个小孩子一样流着眼泪，请求着他。

他心痛欲绝，眼前浮现出还在朝歌的姬发，对他笑得温柔：“老人家，把封神榜交出来吧。”怀抱中的殷郊还在昏迷中，不知道醒来他的命运将天翻地覆，姬发摘来叶子用水去润他的嘴唇。

曾这样两心相知的璧人，何以落到今天这样不死不休的境地？

姜子牙颤抖着嘴唇，扬起马鞭往山下走去，呼啸的寒风吹起他花白的胡须，姜子牙觉得他自己实在是垂老了。

周军大捷，营帐中鼓角齐鸣，琴箫齐发，乐人忘乎所以，声遏行云。

殷郊在地牢中呆呆地靠着墙壁，囚牢外的歌声激昂而慷慨。这让他想起年少时朝歌的游宴，他们同样高歌：

“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

宅殷土茫茫。

古帝命武汤，

正域彼四方。”

为着这歌声，他不惜背叛自己千疮百孔的爱人。

殷郊的思绪被拉扯得这样远，姬发站在牢笼外盯着他看了半晌，他才被他伫立着的影子吓了一跳，或许是琵琶骨被钉住的疼痛让他连做多余动作的想法也没有，他依偎在冰凉的石砖上，声音虚弱而飘渺：“是你赢了，姬发。”

姬发置若罔闻，只依然看着他首如飞蓬的背影，笑道：“你知道我方才看着你的时候，在想什么吗？”

“圣心如渊，难以揣测，或许是想将我杀了吧，我如今既无母国，又无法力，更开罪于昆仑，如何就死，听凭王上裁决。”

自他被俘虏以来，一直不肯说话，若非他今日说出这么长一个句子，姬发几乎要以为自己射中的不是他的眼睛，而是射掉了他的舌头。

“非也。”姬发命狱卒打开牢笼，将他散乱的头发拨到背上，以便自己能更好地看清他，“我想起数年前你去刺杀苏妲己被殷寿被撞破，慌不择路被我追上，我也像现在这样，隔着牢笼看你，你不知道你当时有多动人，我曾经追赶一只垂死的豹子到悬崖边，他哀声鸣叫的样子让我比攻城掠地更加快乐，但都比不过那天的你。那时我就在想，殷寿不要你了也没有什么，我会将你带回西岐，你若是不愿意，我会用天下玄铁铸造一只笼子，让你呆在里面，看你还敢不敢讲自己的命不当回事。”

殷郊的躯体微不可见地颤抖起来：“你不能，你最好杀死我，我不会是你的臣子，更不会是你的妻子。”

姬发将殷郊的脸捧在手上轻轻抚摸，他有着柔软而丰润的嘴唇，经过这些日的煎熬已然枯萎干裂，但是英明果决的王不应该因为王后不那么美丽而放弃宠幸他，何况朝歌苦寒，其实并不适合花的开放，他将他移植到镐京，精心灌溉之下总会开出花的。

他近乎小心翼翼地将殷郊放平在地牢阴冷的地上，和颜悦色地亲了亲他，“地牢简陋，但王命急宣，也顾不得许多了，暂且委屈一时。”

殷郊奋力挣扎，紧紧束缚住的捆仙绳却令他动弹不得：“你杀了我！你休想在这里羞辱我……”

殷郊冷笑道：“从前在宗庙时，也不是不曾羞辱过。”

王上固执地想要重温旧梦，捏住了他的下巴，长年骑马征战的腿像跨上威风凛凛的高头大马一样骑上他的肩膀，将蓄势待发已久的阴茎缓慢地插入他的口腔。

烫热的口腔将他亟待宣泄的器官裹住，湿润的触感让他发出野兽一样的喘息，殷郊的眼睛瞪得圆圆的，姬发看着他惊恐的双眼，满足和快意填满了他焦躁的心。

这样很顺他的心意，殷郊被他骑在身下，插翅难飞，既不会逃开他奔向与他不共戴天的仇人，也不会在遥遥的昆仑让他触不可及。

殷郊拼命想要挣脱这样的羞辱，姬发却发觉出驯服他的乐趣远甚于驯服平原上的烈马，将自己阴茎捅得更深，殷郊的嘴唇被撑开，舌头翻搅着想将他推出去，却让他体验到阴茎被舔舐的快感，让他有了回到殷商宗庙的错觉。

那时的殷郊头颅还不曾被斩断，眼睛也没有被射瞎，他的身体健壮而美丽，美中不足的是脖子与大腿被妖狐锋利的爪子抓伤，妖狐的邪淫之气趁虚进入他的身体，使他口干舌燥，心猿意马，最终在姬发为他绑上绳子时爆发出来。

他眼睛和嘴唇都淌着水，可怜巴巴地看着他，甚至将自己的头轻轻去撞他已然昂扬的下体，姬发被他吓得连连后退，最终没有承受住诱惑，解下自己的下裳任他急急将头凑过来叼住他火热的下体。

他手被束缚住动弹不得，身体的空虚与燥热驱使着他，用灵活的舌头紧紧缠绕住口中的阴茎，直到阴茎的主人大口喘息着将精液迸溅在他口中。

殷郊艳丽的面容与饱满的身体上都沾上了少年人过量的体液，眼睛却依然痴痴地看向他，含笑带媚，像是不知道于高贵的太子殿下而言，这是一种羞辱的羞辱。

姬发带着倦怠与满足靠着殷郊躺在宗庙的地砖上。

姬发缓慢而坚定地将阴茎在他口腔中出入，殷郊被姬发捅得干呕，喉咙本能收缩，挤压着他的阴茎，使向到达了一个酣畅淋漓的高潮。

姬发喘着粗气将自己抽出来，殷郊咳得惊天动地，粘稠的精液从他口中流出来，与口水一起使他的嘴唇鲜红，像是恢复了往日的血色。

他的眼睛是空茫的，好像还不能接受自己被当成了一个溺器一样的物品使用。

很快，他被翻了过去，姬发将他抱在了膝上，扯下他的囚衣，往他紧实的屁股上狠狠掴了一记，声音竟然是带着笑意的：“以后不许在我面前说死。”

这个疯子！殷郊了解从前的姬发，也知道现在的武王与他早已判若两人，他残忍的野兽叼住猎物的脖颈，他不会杀他，但会让自己比死还难受！

姬发取出毫笔饱蘸了油膏，在他的阴蒂上饶着圈划动，细毛柔软而多情，即使知道这是一场违背意念的强奸，它也诚实地硬了起来，颤抖着迎和这磨人的挑逗，罪魁祸首引出了它的焦渴却又将它至之不理，轻巧地滑过会阴，摁入了他的后窍。

柱体在他的甬道内抽动，试图寻找他的敏感点，在触到腺体时轻柔地磨了过去，油膏中大概是加了催情的药物，他的后穴泛起密密匝匝的痒意，甚至主动收缩着迎合毛笔的戳刺。

“你叫一声好不好？你的声音很好听。”

殷郊伏在他的膝盖上，咬紧牙关，不肯发出一丝呻吟，肉体却诚实地泛红、发热，乳尖也硬硬地翘起来。

见他不肯服从命令，姬发却不急不躁，慢吞吞地将笔从他的后穴抽出来，柔软的毛轻缓地滑过他的肠道，软肉依然缠绵地留恋着他给予自己的快感。

他将笔再次浸在油膏中，拿出来时，竟是想进入他的尿道，那道小口天生不是容纳物体的，连头都没伸进去便酸胀难言。

殷郊冷汗涔涔，夹紧了腿阻止这场荒谬的欢好，姬发用手臂紧紧钳住他的大腿向两边分开，以势不可挡的气焰，誓要进入他的身体上最后的不曾被他插入的洞。

毫笔的软毛颠倒纠缠着最终还是进入了这条细缝，冰凉的笔杆亦从善如流，往幽缝的深处探索。

“求求你！别进去！放过我！”殷郊挣扎得像是一条被捞上岸的鱼，津津的汗液也令他像一条湿滑的鱼，他全身的肌肉绷紧，面色因疼痛与恐惧表现出不正常的白色：“我求你了，我会死的。”

姬发满意地笑了笑，舔吻着他的后背，将他推到在地牢铺满干草的地面，然后带着胜利者的嚣张与快意，插入他的后处。

被挑逗多时的肉穴因猛地被填满而感觉满足，紧紧地贴过来挤压着他，姬发像在草原上驰骋那样骑在他的身体上前后飞速律动，被挤出的水液顺着大腿安静地流淌出来。

殷郊的肩膀被撞得不停在地上摩擦，方才细致的折磨使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声音，发出细碎的呻吟与喘息。

门外的侍卫听见了这样的声音，但没有人敢进去看一看情况，王上要如何惩罚俘虏，他们是没有资格干预的。

云销雨霁，姬发为他解开了捆仙绳，沉沉地压在他身上亲密地吻他，琵琶骨被穿导致失去法力的殷郊没有力气去抗拒他。

但是他的双腿以一种奇怪的姿势扭曲着，纠缠在一起复又松开，甚至想将手伸到下体去抚摸自己的肉穴。

姬发像是才想起进入尿道的笔带着足量的催情药物，此时将他嗟磨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像一个温柔的丈夫一样将自己再度硬起来的阴茎捅入他的女穴，手指夹住肿胀不堪的阴蒂褻玩不止。

不多时，殷郊的身体急速收缩，他哭着叫道：“不行！”

涓涓的尿液却跟着他的眼泪从尿道中迸溅出来，喷在地牢阴冷的地砖上。

周军班师回朝，满城震动，镐京百姓摩肩接踵，来观看传说中战无不胜的王者之师，也有人认出了为虎作伥的前朝太子。兴奋地指着他大叫：“看！那就是殷商的余孽！”

他们本以为殷郊会抬起头来对他怒目而视，出乎意料的，这位瞎了一只眼睛的前朝储君只是被捆仙绳安安静静地束缚住，低垂着他那颗漂亮的头颅，连眼睛也不曾抬一下。

## Chapter 3

一个新生王朝的建立，难免要顾虑怎样处理前朝留下的军队与民众，文臣武将对此莫衷一是。

姬旦、姬奭与姜子牙星夜来驰，姬发坐在案边，百无聊赖地托着下巴，无休止的征战与政事令他憔悴了许多，但他看上去仍然像一株苍劲的松柏，单是矗立在那里便让人无法忽视。

姬奭最是爱憎分明，常言爱其人者，兼屋上之乌；憎其人者，恶其余胥。纣王残暴不仁，降丧饥馑，他虽然自焚谢罪，却不可轻纵殷商遗民，应将他们尽数诛杀，告慰周军阵亡将士在天之灵。

王上不说话，沉吟着抿了一口茶水。

姬旦连连摇头，翦商征伐中，各地血溅成渠，此时若再大兴刀兵，恐人人自危。

姜子牙自两人的争论不休中去窥姬发，见他眉宇紧锁，郁郁寡欢。

他若是不知道姬发在想什么，也不配做他的尚父了。

他俯身下拜，恳请王上允许殷商遗民还居其宅，耕其旧土。姬旦亦欣喜下拜，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这个建议委实大胆，三人平息静气等待王上的示下，却见姬发站起身来，唤人取来墨宝朱印，向他们笑了。

王曰：“善。”

姬旦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虽说在战场行事狠辣，但兄长到底还是怀着柔慈之心的。

诏书颁下，殷商遗民仍留旧土，封为宋国。

姬发送走三位大臣回到宫殿，绕过屏风解开了殷郊的穴道，殷郊喘息一声，长久的站立使他疲惫不堪，双腿一软，向地上倒去，姬发眼疾手快搂住了他。

殷郊抬起眼睛看他，双目中是他进入镐京后从未有过的希冀：“你要放我回朝歌吗？”

“当然不会，旧日王族是旧日王族，王后的家如今就在镐京，与他们并不相干。”

殷郊明亮的眼睛忽地暗了下来。

他意识到姬发是故意的！他将自己放置在屏风后，只为了让自己知道，以他目前的权力与狠心，他在意的人处于怎样的境地，不过是他一念之间的事！

殷郊用自己虚软的腿将自己支撑起来：“我已经入了封神榜，你留不留我，我迟早都是要离开的。”

“你大可试试走不走得出这里，孤已拟好旨意，将你的族人与遗民封在殷商旧地，那里物产丰饶，是膏腴之地，最重要的是离镐京不远。孤向你发誓，你一只脚踏出王都，孤会杀死朝中旧臣，为两军交战中死去的军士祭祀。当这一切结束，你还没有将你的脚收回镐京，孤的军队将踏上宋国的土地，速度会比牧野之战那日还要迅捷，将那里居住的人五马分

尸，丢弃在洛水中，你不会忍心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殷郊腐烂后又结痂的眼睛像是要再度崩裂流出鲜血来：“你这样草菅人命，难道不怕被责备你不配为天下共主吗？”

姬发轻轻亲吻他眼角的小痣：“孤没有任何人说起这个想法，因此你不离开，就没有人会这么做，毕竟如今孤是天下执牛耳者，在享用王后之前，也需要考虑到臣民的感受，只是这一切的前提，是王后还愿意在乎他的族人。”

殷郊浑身震悚起来，拥抱着他的不是位高权重的帝王，而是一只亮出獠牙利爪的野兽。

“你是武王，不是姬发。”殷郊声音哽咽起来。

气定神闲的人皇欣赏起他面容，恐惧导致的扭曲使这张面孔别生风情：“孤是武王，也是你的姬发。没有一个王会容忍他的王后在自己眼前离开或是死亡，你应当安心留下。”

殷郊趁他观赏他而晃神的空档拔出他悬在腰间的鬼侯剑，他被强行抽去法力后挥剑已不能如臂使指，剑尖颤颤，指向他的喉结。

杀了他吧，杀了他，我再一次身首异处也好，被放逐到幽冥也罢，总之我是解脱了。

姬发却将这把削金断玉的剑视作小儿的玩具，淡然地一步步向前走去，剑尖也一步步退开，姬发伸手握住它，手掌在接触锋刃的那一刻，猩红的色泽染红了剑身。

你要杀我吗，用这把我们一同夺下的鬼侯剑？

武王竟嗤笑起来：“其实你心中清楚，你杀不了孤，你若是下得了手，此刻已经位列仙班，不是吗？”

利剑带着血滴铮然落地。

自武王即位，镐京的王宫中出现了一个游魂一样的影子，他既不是武王的兄弟亲眷，更不是随武王南征北战的文臣武将，更令人吃惊的是，他穿着锦缎制成的白袍，头上也缠着同色的丝绸。

周朝喜欢赛过火焰热烈的朱红色，白衣既是孝服，更代表着那个令人讳莫如深的旧王朝，武王却不怒，也不令他改变装束。

有童稚宫人好奇他的身份，他是宫中的奴隶么，可他为什么不像修筑工事的奴隶一样行于中露？并且他的衣料这样昂贵。

殷郊的头发像春日柔嫩的柳叶，五官像夏天灿烂的太阳，但他的声音萧瑟过秋日的落叶：“不，我不是奴隶。”

宫人想凑过去看他的眼睛，无论哪朝哪代，只有奴隶才会被怕他逃掉的主人刺瞎左眼，他既然不是奴隶，为什么也有一只瞎掉的左眼？他的右眼比他所有人加起来都要鲜妍明亮，可他的左眼却让人恐惧。

小孩子总是没有分寸感的，殷郊也有过这样无法无天的时候，因此他没有为这番话生气，他鬼魅似的影子继续在宫殿中飘荡，王宫的宫墙几乎与天同高，让他无从逾越。

有年长的宫人告诉她们，那不是什么奴隶，而是新王的王后，昭告册立他的那日朝野震动，沸反盈天，王上不堪其扰，借过姜太公的打神鞭将宫殿中的砖块鞭得粉碎，臣子们噤若寒蝉，王上将打神鞭交还，登上宫车拂袖而去。



小宫女们很难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的，她们的认知中，王后应当是柔软的湖水，应当是娇美的花朵，就像王上过世的母亲一样温和慈悲的女子，可殷郊看上去像巍峨的高山，若是山崩地裂必将人压得粉身碎骨。

下朝的臣子偶尔会撞见王后，他们对他怒目而视，于是众人又开始信任这个说法了，否则这些臣子怎么会这样敌视他，总不能是嫉妒他风华正茂，得幸于君王罢。

殷商遗民已被安置在宋国的疆域，而最有威胁的太子殿下却留在了新王的宫室中，臣子望见殷郊面上镶嵌着一只瞎掉的眼睛，寂寂地走在王宫千篇一律的道路上，衷心常凛凛：

他们的王后，这个不被承认的王后，他的胯下曾奔走过长风烈马，他的手曾挥舞过吹毛立断的鬼侯剑，那么会不会有一日在床第之间，他也会掐住王上的脖颈，日日缠绵王上的噩梦也变成他们乃至整个天下的噩梦，王后那只仅剩的眼睛内，深埋的仇恨将被新王的鲜血融化，然后旧日王都的军民云集响应，使他们被迫重整山河。

然而王上却固执得像书中剪下来的昏君，他说：父是父，子是子，王后被纣王蛊惑，现下纣王自焚身死，没有人有资格审判殷郊。

姬发在欢好后总是喘着粗气沉沉将自己压在他身上，拜年少的戎马不息所赐，他的肌肉厚实，皮肉紧致，被折腾过后的体温也是滚烫，压着他大概是很舒服的，否则姬发不会乐此不疲，殷郊觉得自己像是一个为他量体裁衣的肉蒲团，不仅承载着他的重量，更接纳他疯狂的欲望。

杨戬有时会来镐京的宫殿探望他，但是次数不多，才过去的乱世令人间群妖乱舞，他有许多必须做的事，在一次道别中，殷郊拉住他的衣服，杨戬想起师父的叮嘱：“为师知道你心慈，但是昆仑助人间再现清平之世的使命已然完成，你莫要因一时冲动，反令天下再动起刀兵。”

他拽住他衣袍的手沉重，但杨戬还是狠下心将他挪开，他不能带他回昆仑。

殷郊讷讷，难道他还指望昆仑能容下我他这个叛臣逆子吗，他只是想回朝歌看一眼，这里只有杨戬有这个能力，也只有杨戬敢把他带回去。

二人腾空而起，殷郊在失重中久违地体会到了自由的滋味，浮景骏奔，余光杳杳，杨戬的广袖玉袍被风灌得饱满，风声浩浩中，他听到殷郊细如蚊蚋的声音：“我想起来了，我从西岐随申公豹回到朝歌，也是这般乘奔御风。”

气势恢宏的宫殿已被殷寿的大火付之一炬，连姜王后寝宫的梨树也成为一株焦黑的枯木，殷郊坐在已经分不出它和碳的区别的梨花树下，沉吟不语。

杨戬勉力硬起的心还是被他的沉默泡软了，他觉得殷郊可怜，殷寿倒行逆施，致使天怒人怨，临了一场大火痛痛快快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将还会痛苦、还会呼吸的殷郊丢在世上，连一株梨花也没给他留下。

杨戬结出法印，口中念念有词，那截枯碳倏忽舒张开来，表面覆上光洁干燥的树皮，抽出了新芽又开起莹白的梨花，簌簌地落在殷郊的发间，殷郊在落英满地中闭上眼睛，他从前就是这样坐在花满枝桠的梨树下与母亲抚琴、谈心，父亲也常常过来，夫妻在婉转缠绵的琴声中说话，声音淡淡的，并不亲密，但令他的心脏生出微小的名为幸福的萌芽。

姬发也借着想听曲的名头随之过来，他看得出父亲很欣赏姬发，他虽然不如他高大、不如他勇捷，但是父亲依然是看重他的，他崇拜他的父亲，因此也暗暗存了争强好胜之心，想从姬发身上学一学他的聪慧与狡黠。

那时草薰风暖，日月无愁，而山河易主，他成为新王的禁脔已是这么久的事了。

用法力催开的梨花纵使真君能征风召雨也不能将它们维持太久，花瓣枯萎着蜷缩起来，转眼立在中庭的又是一截死木。

杨戩空虚地安慰他：“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在你的故土种满梨花。”

殷郊仰头去看头顶焦黑的斗拱飞檐：“不必了，这里是他的王国，不是我的故土。”

“抱歉。”杨戩的声音冷清得像月色下的碎玉：“我是你的师兄，你在镐京度日如年，按说我应该将你带走，但师尊曾明令禁止，人皇想要做的事情，神仙也不能阻止。”

“我知道。”殷郊苦笑道：“即使师兄真的带我离开镐京，我又能去哪儿？昆仑不会留下逆党，昆仑之外的地方我只要停留，必会给那里带来祸患——师兄不用否认，我太了解现在的武王。我曾听说死在海洋里的人会去往归墟之国，那里对于神仙来说也是方外之地，可是我若是走了，姬发只会拿殷商遗民开刀，师兄……天下之大，已经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

被剑砍下头颅也不曾流泪的前朝储君在梨花树下痛哭出声：“所有人，所有人都想将我作为一件礼物——或者说一种药物，献给新的人皇，压制他不应属于人皇的杀气与暴虐，以利天下人，可是难道我死过一次，就不能算一个人了吗，就只能成为这个天下的垫脚石？我曾听说封神榜上有我的名字，为什么我还被滞留在这里？”

杨戩取下自己的发簪，将他因为哭泣而散乱的头发松松拢起来：“你知不知道，情之一字太重，但凡沾上一点，都是不能成仙的。”

殷郊呆呆地坐在原地擦干眼泪，起身向外走去，月色如银，笼罩着这座曾经金碧辉煌的宫殿，他素白的衣袍与月色融为一体，让杨戩错觉，即使封神榜上没有他的名字，他仿佛也要羽化登仙了。

在姜王后的寝宫中停留的时间太久，回到镐京时已是月上中天，殷郊固执地拒绝了师兄再送他一段的提议，他的脊梁与自尊被敲个粉碎已是众人皆知的事，但他倔强地不愿意再多一个人见证这个事实。

武王宫殿内的宫人内侍两股战战跪了一地，一室之内站着的竟只有姬发与姬旦二人，侍奉的人实在说不清楚王后是什么时候不见的，又是怎么不见的，只能闭着眼等待王上的雷霆之怒最终劈下来的那一瞬间。

有眼明的人瞥见衣袍拂入宫门，抬头发觉自己确实没看错，嚎啕大哭着爬过去抱住了殷郊的腿：“王后，您总算回来了——”

其余跪着的仆从顺着声音的方向望过去，像见了救星一样一齐扑过去拽住殷郊的衣袍死都不肯放手，殷郊扶得起一个扶不了一群，也就任他们去了，随口扯了个谎，说他不小心迷了路，在没人的宫室睡着了。

即使正在直面兄长的威压，姬旦还是差点笑出了声，自己这特殊的王嫂不会撒谎，他离开的几个时辰，镐京的地皮都快被掀起来看一看有没有藏过人，周王宫哪里还有什么无人的宫室能让他好眠。

众人知道自己保住了一条性命之后非常自觉地分出了一条路，让姬发攥住了他的胳膊。

姬发将他上下打量了几回，抽出了他挽在头上的发簪，殷郊的头发像瀑布一样泼下来。

“丹麻玉，这是杨戩的发簪。”

二郎真君不识金银之气，但这根发簪是妹妹杨婵亲手拣了昆仑玉料为他打磨而成的，他日日不离身。

殷郊见谎言被拆穿，暴碳脾气又冲上来，口不择言：“我求了师兄做他的道侣，让他带我离开，明日我就要走了。”说完奋力甩开他的手转身就走，姬发随手将玉簪往地面一抛，冲上去拽住他的头发向内室走去。

玉簪没有被跌碎，宫人内侍听见那是二郎真君的发簪，生怕打碎他的物件开罪了他，都一股脑地冲上去用身体为它做肉垫，险些撞得头破血流。

殷郊头发被拽住，吃痛仰起脸，脚下不稳摔倒在地，姬发的脚步却没有停下，他只能跟着姬发跌跌撞撞被他拖上床，抽出捆仙绳——还是商量殷商遗民去留那日姜子牙送给他的——束住了殷郊的双手，放下轻薄若无物的帘幕就去扯他的衣服。

殷郊抬脚去蹬他，却被他捉住了脚踝，因着少年时被杀死身体就再也没有发育过，殷郊的生了一双与高大的身材并不匹配脚，正好被姬发一只手握住，姬发常年把玩弓弦的手有粗糙的茧，殷郊急忙将脚缩回来，怒道：“少在这里发疯，你的弟弟还在外面。”

姬旦振振君子，早在兄长将殷郊拽到床上时就躬身请辞，姬发手上捏着从殷郊身上拽下来的锦缎，回头笑道：“王后能在王上面前扬言要同别的男子离开，想必是不会介意孤在别人面前与他共效于飞之乐。”

说着拍了拍他的脸：“是不是呀。”

姬旦实在无意观赏兄嫂的活春宫，赶紧一溜烟跑了。

剩下一群匍匐跪地的宫人只恨文王没多生出他们一群兄弟姐妹，令他们也有胆子跟着王弟一起溜走。

隔着帘幕，宫人们见到他们的王上将身体压在王后赤裸的身体上，都低下了头。王后愤怒地要求王上让他们离开，姬发从他的上方俯视他，像是在睥睨这个天下：“你也可以向他们发号施令，看一看她们听你的还是听孤的。”

他们自然是听王上的，密密麻麻地跪了一地连头也不敢抬。

姬发伏在他胸前将他那对丰润的乳房舔咬得水光淋淋，单薄皮肉受不住这样的折腾，乳头尖硬地立起来，被他含在舌间用牙齿细细地磨，像小孩渴饮母亲流奶水的乳房，等吃够了，将他的乳肉又揉又拧，待它涨大了一些，掌心将它们往中间合拢，挤出一条肉乎乎的缝，起身跨坐上他的身体。

他知道姬发要做什么了，熟悉的姿势让他想起冰冷的地牢中一些糟糕至极的记忆，他会阴处的细缝紧紧地缩起来，生怕下一瞬便有软毛与柱体打着圈挤进去。

“我说错话了。”殷郊难得地服了软，“你让他们出去，我以后再也不说了。”

姬发笑道：“你还是没有认清形势，你总是忘记我现在是统御九州的王，无论是谁都不能违逆我的意志，昆仑也不会冒这个险，我能主宰你的去留，包括你的心之所向，不用说杨戩，就算是十二金仙现在站在这里，要将你带回昆仑，我也告诉你，你不用打算摆脱我。”

他将他身体压回床：“我若是轻纵了你，你以后还多的是办法让我生气。”

语毕像骑射时夹马背那样，夹住他弹动不止的腰，解下褰裤将滚烫的阴茎楔入他的乳房中，他肌肉饱满，肌肤柔韧，紧紧含住他的阴茎，比之下身那两口肉洞别是一般滋味，他

禽着他的乳肉，居高临下去看殷郊羞愤欲死的表情，心中无限快慰。

姬发又从怀中掏出一口小盒子，这是诸侯国献上的礼物，他特地过来，他却让他白白忧心了几个时辰。小小的金夹子被镶嵌上了宝石，下面坠着细碎的链条，它被张开，锯齿形的牙咬上了殷郊充血的乳粒。

殷郊痛得尖叫一声，如果自己的乳房会说话的话，此刻一定在开口骂他，才拿它泻过欲，现在又用下作手段折磨它。

乳肉虽丰满，但不能让姬发足兴，他用自己布了厚茧的手指去磨他的阴蒂，殷郊的躯体因为虚弱总是冰冷的，但是他在宫中被喂了太多药，被姬发挑逗出欲望成了本能，女穴有湿滑的液体泻出，仿佛体温的火热捂化了体内的寒冰，化的水争相恐后奔涌而出。姬发分开殷郊的腿将他抱起来，扶着他坐在自己的阴茎上，自下而上往他身体里顶，像是要帮他堵住止不住的水，然而甬道过于狭窄，他的进入又不管不顾，激烈的动作却反而让水被一股股被挤压出来。殷郊下面的小嘴或许因为是后天长出来的，不像他自己原有的嘴巴那样有出息，被阴茎捅几下，便在人人噤若寒蝉的宫殿拍出黏糊而激烈的声响。

有细心的宫女捂住了小孩子的耳朵，但隔着薄纱帘幕，啪啪的水声与肉体的碰撞声仍透过指缝清晰地传进她的耳朵，她替王后伤心，想求王上不要责罚王后了，她小时候也贪玩不爱回家，但家中的长辈也不曾这样责罚过她，王后一开始还有疼痛的叫声，一会儿过后只剩下细细的呻吟声与饮泣声，想必是痛极了。

殷郊手被捆仙绳紧紧绑住，双腿被分在他腰两侧照样动弹不得，只剩一把腰能上下活动，稍微动一下便要顶上敏感点，令他哆嗦一下。殷郊在这个不合时宜的时候想起了闻太师，他曾告诉自己北海多鲈房，用匕首将他的壳撬开，会有鲜美的肉与丰沛的汁水，是难得的美味，殷郊觉得自己就像是这样的鲈房，被姬发一点点的打开，汁水顺着阴茎的插入与退出流淌不停，如此反复数十回，便呼啸着到达了顶峰。

殷郊的眼睛也有捂化了的冰块缓慢地流出来，姬发将他的眼泪舔干，在他的脸上留下水印与齿痕，湿润的舌头舔向凹陷的眼眶，殷郊弹起来想要躲开，却被他抱住腰，扳过脸，将眼睛——美丽的与丑陋的同样，一一用舌头亲热一番，舌头温度太高，在他的眼皮之间搅动，殷郊被舔得双眼模糊，除了眼前抱住自己起伏不停的姬发什么也看不清，他重心不稳，像热化的蜡烛一样往后倒去，姬发随着他一同倒在床上，解下了绳索，抬起他的下半身，继续直直往里撞，高潮的余韵让内壁贪婪地含住他吸裹的滋滋有声，殷郊双眼眯着，丰满的肉体随着他的撞击颤动，连带着胸乳处的链条也颤动不停，凌乱地缠在一起。

姬发来了兴致，取下了乳夹，殷郊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仰起头去看他，朦朦胧胧地见到姬发一只手夹住了自己的阴蒂，另一只手捻着乳夹往他下体上凑。殷郊像是被雷劈了一记，连外面有人都顾不上了，哀叫着手脚并用往外爬，还没爬出床帐就被拽回来，姬发还是想试试这种床第之趣，但殷郊实在怕得太厉害，也就作罢了。

宫人们看到有亮晶晶的小物件被甩出了床帐，“铛啷”一声坠在地上，床幔继续摇动起来，从里面传出粗重的呼吸与哀哀的饮泣声，在一声高亢的尖叫之后，这些声音猛地静止住，只余下肉体沉沉倒下的声音，帘幕被掀开，王上的上身从中露出来，上面布满了抓痕与齿痕，他向跪在地上的人挥了挥手，他们跪在地上的时间太久，膝盖已经麻痛，但见到王上示意他们离开，个个如蒙大赦，搀扶着逃走了。

床上的殷郊还在昏迷中，仍紧紧皱着眉头，姬发将他的腿分开，肉洞因为长时间被进入一时合不拢，水液混着精液从洞里滑出来，用手上的茧去摸还会本能地收缩，姬发用锦被草草擦去了他的体液，将他的腿架上自己的肩膀，俯下来往里面吹了一口气，含住了唇瓣中间露出的肉珠。意识不清的殷郊身体却猛地一抖，发现卷上来的是柔软的东西，才放松下来，姬发太了解他的身体，舌头向敏感处搅动，殷郊汗如雨下，双腿紧紧缠绞，劲瘦的腰在昏迷中还会本能地向上挺，将自己更好地送入姬发唇舌间，最后在湿润的水声间，缓缓攀上了明亮而绵密的高潮。

“其实我应当放你离开，你留在这里，譬如饮鸩止渴，服用得越多，越是要令他夭亡。”

姬旦找上殷郊时，他站在宫中得高阁向西眺望，远处被群山遮断，使他只能长久凝视着层峦叠嶂的山脉，他认为自己必须和殷郊谈一谈。

“但你若是走了，我怕他撑不到明天。”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漂杵，他不敢轻易冒这个险。

武王是果决的王上，他能宵衣旰食处理国事，他能广纳谏言，为臣子的进言送走自己的爱犬，但面对殷郊，他总是表现得像一个青涩失控的少年，这对君王不是一件好事，他想请求殷郊对他的王兄柔软一些，不要让他继续喜怒无常，使得人心惶惶。

殷郊不想面对他，连头也没有转过来，他的身影望过去和槛外的山色融为一体，也像是一座沉默而巍峨的高山，姬旦凝视着殷郊的侧脸，他的眼睛黑白分明，睫毛长而绵密，赛过冬日修修的树木。

姬旦突然觉得自己并不能埋怨兄长放不下他，只有拥有丰沛的爱的人才会拥有这样一双眼睛，在一切还没有天翻地覆之前，他一定被很多人爱过，除了兄长，还有他温柔慈悲的母亲，他端方正直的王叔，甚至可能曾经还有他很会伪装的父亲。这些充盈的爱意让他看上去有勇无谋，也让他骄傲恣肆，所有人都指望他能成为姬发的剑鞘，却忘记了他也曾是一把新发于硎的宝刀。

“你应该清楚，是他强行将我留下的，你不应该对一个本不属于这里的人这么多要求。”他的声音里带着磅礴的怒意，姬旦已经能想象到年少时殷郊是怎样对兄长发脾气了的。

姬旦觉得殷郊不应该倔强至此，他在西岐的营中旁观者清，殷郊分明是爱着王兄的，第一次失忆没有磨损他们之间的爱意，为什么两度失忆却令两人离心至此。

殷郊听到他这样说，愣住了，而后哈哈大笑：“姬发就是这样欺骗他的臣子的？”他二指直直指向姬发议事的宫殿：“你们的王没有告诉过你们？汞池不是让我忘记，而是召回了我的记忆？”

在水银刺入身体的痛苦中，他回忆起了自己的曾经，他并不是天生就是昆仑上隔岸观火的神君，他是成汤先祖的后裔，是殷商的太子，他有贞良死节的母亲，还有牵绊他的王国与故土。

殷郊爬出汞池，提剑刺向姬己，姬己如烟如雾的丝袍再次缩回父王的身后，殷郊又冲向殷寿，这一回他是真的要杀死他。

闻仲在一旁慌忙拦下，西岐军队来势汹汹，他若杀了殷寿再杀死姬己，成汤五百年江山弹指间将毁于一旦。

殷郊的剑在姬己的面上闪出寒光，美艳的妖狐躲在君王的背后向他呲出獠牙：“待西岐退军，我当与她一决锋锐。”

“若我胜了，我会用她的头颅心脏祭奠母亲与叔祖。”

他将剑投入汞池，水银中泛起滋滋的响声。

“若她杀死了我，请父王将我的尸首和母后合葬。”

他凄厉的笑声像一只从坟墓中破土而出的艳鬼，姬旦看着他，脑中终于闪过这样的念头：王兄竟是恨着他的，恨他执迷不悟，他将自己的一颗心勾去又将它摔得粉碎，当他做完这

一切，却又倔强沉默得像是自己屈待了他。

你该试试重新接受他，他真的很爱你。姬旦这样告诉他。殷郊的脸转过来看他，抚摸自己瞎掉的左眼，人道公子聪慧，我看不过尔尔。

姬旦并不想勾起他的伤心事，抱歉地笑道，臣不能说王上对您没有恨，但是长久地恨一个人比长久地爱一个人要难得多，而王上的恨快要化掉了。

他终日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不由得他不心软。

随从鱼贯而入，王上登上了高台带走了他，王后的身体在被抽去法力后变得很怕冷，他还没有来得及将这里改造成暖阁。

姬旦眺望他们远去的背影，同样长身玉立，同样清俊无匹，朝夕相处的八年将他们打磨得像两件从同一块玉上雕琢出的环佩，连他这个弟弟也不能间入其中。王后会想明白的，他一向自负是个聪明人。

姬发的手粗粝滚烫，紧紧包着他，让他挣脱不得，殷郊想起自己还没有问出口的问题，他想问姬旦是不是更像他的父亲，那个端方雅正，和蔼可亲的老者。因为他在姬发的身上鲜少能找到和父亲更多一些的相同点，他藏在温和表象后的说一不二时常让他想起他的父王。

他意识到就像他放不下殷寿一样，他也没有放下过姬发，即使同他在一起让他想起覆国的痛楚与被羞辱的不甘，但他依然没有斩断两人之间藕断丝连的情，但是姬旦能看出，杨戩也看出来了。

姬发的噩梦更加频繁，殷郊每每在深思昏昏间都能听到姬发惊醒的声音，在醒来后他总是第一时间去看身边的殷郊，然后紧紧掐住他的脖子，将他勒得喘不过气来，发出哀声的鸣叫，殷郊实在搞不懂他，他已富有四海，连本该是神仙的自己也被他强留了下来，即使是这样，他还是在害怕吗？

殷郊不能抑止地想起在朝歌的质子，那个时候的姬发仿佛永远也不会害怕，永远鲜活明媚，永远朝气蓬勃。殷郊伸出双臂去抱他，姬发卡住他脖子得手像是被突然的触碰卸去了力道，他如梦初醒地放开掐他的手，改将亲吻烙在颈间的红痕上，冰凉的皮肤上有眼泪滴落，殷郊感受着这滚烫的热度，将他拥得更紧。

姬发枕在他厚实的胸膛上，突然开口：“等春天到了，我带你回朝歌，我也很久没有回去过了。”

滚烫的泪水也从殷郊的眼角滑出。

但一个王朝建立伊始，总有千头万绪的事情要忙，冬天最冷的时候过去之后，姬发来他的宫殿的时间越来越少，宫中种植的花朵开了又落，青草生得蓬勃又枯萎，再到枯黄的叶子也挂上了树梢，姬发还是没有带着他登上奔向朝歌的车乘，他有些着急，等到城外的农人将小麦收割，冬天又要到了。

他每日百无聊赖地坐在宫中，有人进来就要奔出去看一眼，很快又沮丧地走回来。他觉得自己和读过的书中，那些终日等待君王爱幸的妃子没有什么两样，然后他又很快地意识到，就像书中写的那些君王一样，姬发或许也厌烦自己了。

这样也好，殷郊告诉自己，群臣议论，朝野动荡，他将自己抛下不过是早晚的事，将来尘归尘土归土，他一个人也能回到朝歌，到时什么帝王将相，朝代更迭，都与他一个前朝储君没有关系了。

但姜子牙的口信来得又快又急，冲破秋天的寒凉空气，他连衣服都没穿好就匆匆奔向姬发的寝宫，他虚弱地躺倒在床上，星星一样的眼睛半闭半合，在他闯入宫门的一霎那抬头望向他。

他将手伸向他，宫殿之中，姜子牙在看他，杨戩在看他，满朝文武也跪着将眼神止不住往他身上逡巡，殷郊犹豫是否该将手伸过去，最终没有拗过自己的本心。

双手相触的一瞬间，两人同时回忆起了从前，他在混乱的火场中找到跌坐的他，向他伸出手将他拽回马上，两人一起逃离充满硝烟的战场，他同样在千钧一发之际于悬崖边拽住他的手臂，使死亡的阴影在他身上迟些笼罩。

姬发的眼中蓦然迸发出了神采，仿佛还是很久之前在朝歌的野外笑语盈盈地问他：“我救了你，你不谢我，怎么还要推开我？”

姬发轻轻摩挲他结痂的眼睛，又去抚摸他脖子间的红痕，不带任何以往床第间的情欲，用微不可闻的声音轻轻道：“你自由了。”然后沉沉闭上双眼，卸去力气的手臂却还攥着他的手。

一霎间，日月无光，飞沙走石，愁云惨淡，镐京内外哀声震天，哀悼着英年早逝的武王，殷郊看着他终于沉静下来的睡颜，心突然变得很空。

与此同时，他的身体也变得很轻很轻，宫殿内连蜡烛都吹不熄的穿堂风仿佛也能轻而易举将他刮走——如果不是姬发逐渐变得僵硬的手臂依然紧紧地抓着他的话。

他身上奢靡的锦缎逐渐剥脱，取而代之的是雪白而无痕的天衣，脖颈间和血痕与腐烂的眼睛悄无声息地愈合，他的身体再次被健康鲜亮的气息充斥。

宫殿中的人在王上死去的悲伤中，依然为他突如其来的变化震惊，哪吒到底小孩心性，大叫道：“殷郊！你封神了！”

殷郊适应着左眼许久未见的光明，为自己的变化不知该悲该喜，姬发的躯体静静地躺在床榻上，不再会为他的离开做出任何反应。

殷郊认为自己该为他哭一场，心脏酸楚，却拧不出一滴眼泪，神仙是不会流眼泪的，只会被凡人的眼泪沾湿衣衫，使得腾云驾雾多耗费许多力气。

飘然登仙时，殷郊第一次用完好的双眼回望向镐京，只见红尘滚滚，周天子的宫殿矗立在广袤的大地上，像是一座沉睡着的古老墓碑。

时间又过去了很多年，久到不知道换了多少个帝王，新生的雄伟王朝再度分崩离析，各自逐鹿中原，凡间又一次陷入乱世，殷郊作为值年太岁来到镐京。

虽说天下动荡，但普通人依然过着自己平淡的生活，郊外的田埂上有丧礼仪仗经过，女子追赶着亡夫的棺槨，泣涕如雨，乐人吹弹起乐器，悲切地放歌，歌曰：

“葛生蒙楚，蔕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

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

时间过去那样久，太岁神的左眼依然传来不能抑制的刺痛。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